

五臟風寒積聚病脉證并治第十一

論二首 方二
脉證十七條 首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腫脹。○肺中寒。吐

濁涕。○肺死。臟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按五臟風寒者。外感之氣病也。內經云。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于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時。可湯熨及火炙。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于肺。弗治。肺卽傳之肝。弗治。肝傳之脾。弗治。脾傳之腎。弗治。腎傳之心。弗治。滿十日。法當死。此與仲景所言。同源而各岐其流者也。內經所言者。遞傳之邪也。仲景所言者。直中之邪也。言遞傳者。則以侮其所不勝之臟見病。言直中者。則各因其所感以爲病而已矣。然風寒之感人也。仲景旣著傷寒論論之。詳矣。其傳經之次第。亦與內經所言別。何又于金匱重言之。而意旨各不同。又如

此。不知此仲景論雜病於金匱中。所以並列爲各臟

各病而殊無牽引傳致之義。大判于傷寒之爲病。一邪而可遍及于臟腑。故叙其證之已成。與證之已敗。俾業醫者見此外證。知證在何臟。于何臟求之。所傷何邪。于何邪治之。何臟已死。于何脈決之。于分病中。立分。辨證。脈之法。非如傷寒論于一病中。立分。辨證。脈之法也。此所以既不同于內經之文。復不同于傷寒論之說。而自成一。段神理也。試就所言而逐段銓釋之。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肺主氣。氣鬱而熱。則津消。口燥氣鬱而逆。則息奔而喘也。身運而重。氣不流暢。斯身運而重也。胃而腫脹。氣不下行。則胃氣不周通。則腫脹也。風爲陽邪。氣亦屬陽。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陰虧矣。此口燥之本也。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陽浮矣。此喘冒之本也。且陽邪併於陽氣之分。而平日之裏陽虛。衛氣弱可知矣。此身重腫脹之本也。○肺中寒者。吐濁涕。肺主皮毛。寒客于表。而肺受約束。闔而不開。濁涕之所以必吐。而始快也。此俱肺臟外感之證也。○肺死臟者。卽內經所云。死肺脈來也。經云。死肺

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卽仲景所言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之脉也。此乃肺真臟脉見不可治之證也。

肝中風者。頭目瞶。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肝中寒

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

而汗出也。

脉經千金云。時盜汗。欬食已吐其汁。

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

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

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

臣億等校諸本旋復花湯皆同。

按

肝中風者。頭目瞶。風陽邪上炎。合肝水。內風動。則頭

目瞶。瞶者合眩暈而言也。兩脇痛。肝氣侈張也。行常

偃。筋骨屬肝。風邪入肝。而筋骨拘急。不能伸舒也。令人嗜甘。肝木侮土。土不勝。而求助于味。故嗜甘也。風

爲水邪。肝亦水屬。以水邪合水氣。而動搖必在於上。頭目瞤之本也。屈曲必苦於下。脇痛之本也。且外耗其經。縫之營血。內傷其胃土之真氣。此行常僂。而人嗜甘之本也。○肝中寒者。兩臂不舉。筋骨得寒邪。必拘縮不伸也。舌本燥。寒鬱而內熱生也。喜太息。胸中痛者。肝爲寒鬱。則條達之令失。而胸膈格阻。氣不流暢也。不得轉側者。兩脇病滿急。輾轉不安也。食則吐而汗出。肝木侮土。厥陰之寒侵胃。胃不受食。食已則吐。如傷寒論中。厥陰病所云也。汗出者。胃之津液。爲肝邪所乘。侵逼外越也。此俱肝臟外感之證也。○肝死臟者。卽內經所云。死肝脉來也。經云。死肝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之脉也。此乃肝真臟脉見。不可治之證也。○肝着者。風寒濕合邪。如痺病之義也。痺在分肉。則爲之痺。痺在血分。則爲之血痺。痺在胸。則爲之胸痺。以氣邪而凝固其血。內着于肝。則爲之肝着也。着者。中於物而不散。附于物而不去之義也。其人常欲蹈者。肝臟有邪住着。而胸脇鬱悶格塞。喜

經云心病則
生悲悲則心
系急五臟六
腑皆搖搖則
廣泉動液道
開泣而涕出
則爲哭

踴躍以振動之也。又其人先未成肝着時。但欲飲熱。肝爲厥陰之臟。寒濕挾風而入。又皆陰邪。以陰邪結陰分。胃中逼近而覺其寒冷。思得熱飲以溫之也。仲景於此。出一方云。旋覆花湯主之。以輕清旋運之品。爲驅邪散着之治。佐之葱以通陽。絳以和血。而肝着可愈也。蓋風寒中肺中肝皆有治。在傷寒論中。不必復贅。故單言肝着。一方以示人也。肺臟不言着者。于胸痺已言之矣。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卽嘔吐。○心中

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噉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

譬如蠱注。其脉浮者。自吐乃愈。○心傷者。其人勞倦。卽

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脉弦。此

爲心藏傷所致也。○心死藏浮之實如丸豆。按之益躁

心爲君主之
官哭則魂

不安者將相

皆憂也肝

魂爲將軍

藏魄爲相

目合欲眠者

心病則臟

皆虛均無精

氣上榮于目

矣

風火兩端性

皆升發故倉

翕發熱言其

熱淫于表心

中飢等言其

熱踞上焦也

疾者死。○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

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

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癰。陽氣衰者爲狂。

按心中風者。翕翕發熱。心常惡熱。風邪入而內耗其陰。

熱斯作也。不能起。發熱則身酸軟無力也。心中饑。食

卽嘔吐。心熱則胃熱。易飢思食。然心熱則上焦熱。食

入而多嘔吐也。心爲君火。風爲陽邪。風火相煽。發熱

之本也。壯火食氣。氣耗神疲。而力亦倦。不能起之本

也。心火與胃火交熾于上焦。心中饑。食入卽吐之本

也。○心中寒者。其人苦心病。如噉蒜狀。寒邪客于脂

膜。而血凝氣滯。如辛物之嘈雜于心也。劇者。心痛徹

背。背痛徹心。前胸痺心痛證中。已言之也。譬如虫注。

心陽氣所宅。有寒邪在內淆雜。如虫之注。綿綿不已

也。診之而其脉沉。則寒入之深。必藥治之。其脉浮者。

邪人之淺。陽氣不久。擁邪而上越。故云自吐乃愈也。

經云背皆爲陽陽中之陽心也又云五臟之系皆繫于背故心痛徹背

臍上屬心臍下屬腎臍左屬肝臍右屬肺當臍屬脾經界昭然也跳在當臍小腸之位臍上心與小腸相表裏土爲火之子母病

其有不能吐爲法以吐之則又屢言之矣。○心傷者有邪氣以傷之也。如風寒是也。此外感氣之邪也。然又有七情以內傷之。卽經云。愁憂恐懼則傷心。又云。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此內傷七情之故也。仲景更言七傷于虛勞病中。可謂該盡矣。其人遇勞倦。卽頭面赤。心虛陰不足。動則火生。而外見于色也。下重者。心氣虛歉。如有物墜繫之也。心中痛而自煩。發熱。心氣虛。而邪氣易于。則痛。心陰虛。而邪火易發。則煩而發熱也。當臍跳者。心氣虛。水邪欲動而上犯。當臍跳。卽欲發奔豚之機也。診之其脉弦。弦者。如揭長竿末稍。肝脉也。心脉則累累如貫珠。如循琅玕。今變圓爲長。變滑利爲逕直。是心陰受弊。而心神有減也。故仲景言其爲心臟已傷所致也。必心臟傷而後見此證。何不預爲圖之乎。而必俟死臟脉來耶。○心死臟者。卽內經所云。死心脉來也。經云。死心脉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實如丸豆。按之益躁疾之脉也。此乃心真臟脉見不可治之證也。○仲景又曰。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

及子而有是
症也若云奔
豚其跳當在
臍下矣擬以
腎氣凌心土
能制水不得
反跳于當臍

氣少也。血氣少者。屬于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
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爲癰。
陽氣衰者。爲狂。此就心病之癰狂二者言之也。五臟
皆易受外邪。獨心臟外邪難於得入。惟在神志之間。
感動而生病者居多。故不同于肺肝脾腎。俱有外邪
內附之證。如肺之胸痺。肝腎之着。脾之約是也。雖脾
之約與痺着不同。而胃陽之移注于脾。脾陰不足以
勝之。其邪遂在脾而約脾。亦同爲脾病。特有寒熱之
不同耳。今心臟爲君主之官。固非外邪可以輕干。或
有外邪干之者。立不支矣。故不得有別成一病。延久
而待治者。至于事之觸而有所拂。情之動而有所驚。
則心藏自獨成一神志之證。而餘四臟亦無其證焉。
蓋心。有知之。物也。故有知之。邪足。以傷之。肺。肝。脾。腎。
無知之。物也。故有知之。邪不足。以傷之。此一定不易
之理也。所以心之見病。祇爲癰狂。而仲景附見于心
死臟脉之下。內經云。帝曰。有病如心狂者。此病安生。
岐伯曰。生于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
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又帝曰。人生

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並居。故令子發爲癲疾也。是狂癲二證。一出于抑鬱。一出于驚恐。皆心臟神明之官受病之因也。內經云。子在母腹多驚。此爲生而帶癲病者言也。其長大而後之癲。自是卒遇驚恐之事而成。並無關於胎疾也。明矣。二病之初起也。必無故而邪哭。魂魄之間。若有物使之不安者。不知非怪異也。乃已身之血氣少也。此血氣少。非少于他臟。乃少于心臟。故言屬之心也。心臟血氣既少。則心虛矣。心虛神怯。其人必多恐懼。合目欲眠者。揜避隱縮之象也。眠時夢遠行。而精神離散。心臟神心中血氣虛。神不安其舍。而精神恍惚閃爍。如將離散也。魂魄妄行。肺藏魄。陰之精也。肝藏魂。陽之精也。合而言之。則神也。三者各異其名。而無二物也。神不安。而魂魄俱與神飄忽來去。妄行而不已也。此所以發爲癲狂二疾。皆心病所由見端也。然癲狂。又必有各得之故。陰氣衰者。正陰衰而邪陰盛也。癲乃不識。不知之狀。陰邪凝閉。而靈明之

竅塞矣。故爲癲。陽氣衰者。亦正。陽衰而邪。陽亢也。狂乃如鬼如神之狀。陽邪暴發而禮讓之意絕矣。故爲狂。仲景敘心臟風寒而並及此二證。見雖非六氣之偶犯。却因七情之忽投。與風寒同一感受之邪。使人于論列之餘。而得其大旨也。並不出方者。自有耑詳之書。不能于統論臟腑各病中。槩及之耳。余考內經治狂之法。岐伯云。奪其食則已。使之服以生鐵洛爲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其治癲狂二疾。見于內經者。則靈樞癲狂篇言鍼刺最詳。應細考之。並採用後世方書。合于仲景而無悖于內經者。在主治得其人耳。仲景于此總論中。又何能盡其情變哉。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瞶瞶而

短氣。○脾死藏浮之大堅。按之如覆杯。潔潔狀如搖者。

何云潔潔如覆杯之內空無有也

翕翕發熱與

死。臣億等計。五臟各有中風中寒。今脾只載中風。腎中風中寒俱不載者。以古文簡亂極多。去古既遠。無文

皮潤總是風

熱在表之態

目瞶又為風

氣通肝矣以

目為肝之開

竅焉瞶動也

短氣風熱上

擁則氣促

可以補綴也

跌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

便則堅。其脾為約。麻子仁圓主之。

麻子仁圓方

麻子仁

二升

芍藥

半斤

枳實

一斤

大黃

一斤

厚朴

一斤

杏仁

一斤

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以知為

度。

飲服十丸。以米飲湯送服也。養胃汁也。

按脾中風者。翕翕發熱。脾為濕土。風邪入而尅之。土燥而熱斯發也。形如醉人者。亦風陽邪擾其陰分之象。

也。腹中煩重。脾屬腹。有邪入而干之。斯內覺煩重也。皮曰腠。腠而短氣者。脾失其運用之功。來風邪之尅。腠。腠風象。短氣。氣阻也。脾爲太陰。風爲陽邪。陽邪耗陰。此發熱而形如醉人之本也。陰耗則煩。土滯則重。此腹中煩重之本也。風愈以乘所不勝。土愈以畏其所侮。此皮曰腠。腠。短氣之本也。○脾死藏者。卽內經所云。脾死。脉來也。經云。死脾。脉來。銳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大堅。按之覆杯。潔潔狀如搖之脉也。此乃脾眞藏脉見。不可治之證也。○脾臟所以不叙中寒者。于傷寒論中。太陰直中之寒。在經在臟。俱有耑論矣。故不復贅。林億等謂簡亂非也。猶之乎有胸痺。而肺藏無復詞也。然肝有肝着。心有癲狂。脾有脾約。可並叙之。跌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數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爲約。此仲景爲脾約家。明其大義也。說已見于傷寒論中。再摘余註意而釋之。於此。跌陽者。胃脉之會也。見浮。胃中之陽盛可知。見濇。脾中之陰虛可知。脾胃表裏相關之證也。逼汗于外者。此也。

陽虛濕勝皆
令身重
身勞汗出腎
家寒勝太陽
無氣以衛表
也

迫小便之數者亦此也。浮盛之胃熱與澀虛之脾陰相搏。則津液日耗。大便必難。其脾燥而不能運。遂約省所出。漸至于無。此仲景主之以麻仁丸。以潤燥和脾爲義也。主以麻仁。潤燥滑腸。杏仁厚朴。下氣寬中。芍藥收陰行血。枳實破堅。大黃推積。無非爲胃家洩其盛而實之邪。則脾家之真陰可存。不致立竭而已。○腎臟中風中寒。俱不列者。亦見于傷寒論。少陰病中。更不復贅。亦非林億等所謂簡亂也。獨詳腎着一證。亦猶肝着脾約。

腎着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

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

表一作

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姜

苓朮湯主之。

甘草乾姜大苓白朮湯方

甘草

白朮 各二兩

乾姜

茯苓

各四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卽溫

按

腎着之爲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腎着亦猶肝着。而着于腎也。腎陽虛。而陰寒。風濕之邪。住着于此。體重腰冷。如坐水中。腰體陰寒。而陽氣凝滯也。形如水狀。皮膚浮腫也。反不渴。內濕浸淫也。小便自利。飲食如故。正氣上下。尙行消如常。可以救治也。仲景明其病屬下焦。腎藏有寒邪。而下焦俱寒冷如水。無陽氣足以敷布。而溫煖之也。此由于身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而得。汗隨勞發。濕隨汗歛。久久

陰寒不散。日積月深。腰下冷而且痛。氣血亦爲之停阻不行矣。腹重如帶五千錢。形容腎家寒邪重着之象。如繪也。主之以甘姜苓朮湯。無非燥土以散寒之治。服之腰中卽溫。而着者除矣。

腎死臍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者死。

按腎死臍者。卽內經所云。腎死脈來也。經云。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卽仲景所言。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益下入尺中之脈也。此乃腎真藏脈見。不可治之證也。右五臟各有分敘。雖不足以盡雜病之情變。而從此觸類引伸。亦可得無盡之法也。如必求一病一方。如後世之方書。則又不可與言仲景其飲上池之水矣。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卽遺溺。失便。其氣

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按仲景于是更言三焦之病氣。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上焦如霧。竭者。如霧之氣化不足也。上焦之氣。化爲津液。而注於中焦。然實中焦之氣。升舉于上。焦而如霧之氣。方充滿而能化。故師曰。上焦受中焦氣。苟中焦氣不和。則陽虛氣弱。先不能腐化水穀。飲食入胃。停留者多。宿食之氣。痞塞于中焦。上焦胸膈。亦不舒快。而噫氣常見矣。噫氣。亦氣之格逆者。求通順不得。遂噫而出也。再有下焦竭。卽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下焦如瀆。水血停聚之所也。亦賴中焦升降。其陰陽。陽不致沉陷。陰又不使固。沍而啓。閉開闔順。其自然二便方以時行。如下焦竭。是下焦之陽氣竭也。遂致二便不禁制而自下。虛寒之甚者也。師言其氣不和。無陽陰獨。何和之有。師又言不須治。久則愈者。非聽其洩脫不爲援救也。言不須治其下焦。但理其中焦可也。然升其陽。

鷺鴨也其性
耽水從無尿
結便溏者如
之

固其滑。補其氣。止其洩。久之陽足于中焦。而下焦之陽自不沉陷。下焦之陰自不固洩。可以得愈也。如不中焦是圖。而從下焦爲治。茫無下手處矣。且握樞而運。中焦實。上下二焦之關紐。治上治下。不如理中。中者。非胃。陽與胃氣乎。究之。胃氣亦胃陽所生。胃陽皆腎陽所焙而已。蓋後天一畫。卽先天一畫。陽無二陽也。孰謂非天地人物之各正性命者哉。蓋先天一畫。坎中之一也。後天一畫。艮上之一也。其實皆乾之一也。能使坎艮陰中之陽自全。其乾體斯大年。可以坐享矣。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鷺溏。有熱者。便腸垢。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